



世纪金榜

哈姆雷特

哈姆雷特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真实，但又要比我们伟大。他是一个巨人，却又是一个真实的人。因为哈姆雷特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而是我们大家。哈姆雷特不是某一个人，而是人。在他身上，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。

——雨果

（英）莎士比亚◎著 朱生豪◎译
丛书主编 张泉



NLIC2970860010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哈姆雷特 / 朱生豪译.

—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0. 6

(典藏一生: 我的世界文学名著: 金榜青少版)

ISBN 978-7-308-07536-7

I. ① 哈… II. ① 朱… III. ① 悲剧—剧本—英国—中世纪
—缩写本 IV. ① I561.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71205 号

哈 姆 雷 特

丛书主编 张 泉

原 著 (英) 莎士比亚

译 朱生豪

责任编辑 陶 杭

封面设计 侯 英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总 发 行 山东世纪金榜书业有限公司

排 版 山东世纪金榜书业有限公司

印 刷 高青泰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8.25

字 数 76 千

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07536-7

定 价 12.00 元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幕	先王的鬼魂	1
第二幕	装疯与试探	27
第三幕	机智求证	49
第四幕	无耻的煽动	81
第五幕	荒唐的复仇	103

contents



第一幕

先王的鬼魂

父王骤然离世，叔父仓促即位，母后旋即再嫁，当悲伤接踵而至，痛苦的哈姆雷特要如何面对眼前纷至沓来的变故？深夜的鬼魂久久徘徊于城墙之前，幽幽吐露着心中的不忿，年轻的王子该何去何从？

第一场 艾尔西诺,城堡的露台

[此时正是深夜,一片漆黑中,丹麦的艾尔西诺堡。在城墙的一平台上,守卫佛郎西斯科在站岗,柏纳多来接他的班]

柏纳多: 是谁在那儿?(接班人先问)

佛郎西斯科: 不,你先回答我! 站住,请亮口令!(站岗者警觉地反问)

柏纳多: 吾王万岁!(这是口令)

佛郎西斯科: 柏纳多?

柏纳多: 正是。

佛郎西斯科: 您到得很准时。

柏纳多: 此时已是午夜,去睡吧,佛兄。

佛郎西斯科: 谢谢您来接我的班。今夜酷寒,我胸中不适。

柏纳多: 一切都还安静吧?

佛郎西斯科: 连一只耗子都没闹。

柏纳多: 那很好。晚安。若您见到我的搭档们——赫瑞修与马赛洛,请叫他们快点。

佛郎西斯科: 我好像听到他们来了。止步! 是谁?

[赫瑞修与马赛洛入]

赫瑞修: 自己人。

马赛洛: 也是丹麦王之忠心部属。

佛郎西斯科: 晚安。

马赛洛: 哦,再见,忠实的士兵。是谁代替了你?

佛郎西斯科: 柏纳多接了我的岗。晚安。

[出]

马赛洛: 你好,柏纳多。

柏纳多: 喂,赫瑞修在吗?





赫 瑞 修：他的一部分^①在。

柏 纳 多：欢迎，赫瑞修。欢迎，善良的马赛洛。

赫 瑞 修：那东西今晚又出现了吗？

柏 纳 多：我没见到。

马 赛 洛：赫瑞修说那个东西只不过是个幻觉，虽然我们曾见过它两次，但他仍不相信。因此我邀请他今晚来和我们一起守望，等此物出现时让他一睹为信，顺便让他们聊上几句。

赫 瑞 修：哼哼，它不会出现的。（一副不相信的样子）

柏 纳 多：请坐会儿，伸出您那顽固的双耳，让我们再说说这两夜所见之事。

赫 瑞 修：好，那就让咱们坐下来，听柏纳多叙述此事吧。

柏 纳 多：昨夜，正当北极星西边的那颗星，（手指着天上的一颗星）在同一位置照明了夜空时，马赛洛与我——那时，时钟才刚响一声。

[鬼魂入]

马 赛 洛：嘘，停止。看！它又出现了！

柏 纳 多：就像先王的模样。

马 赛 洛：您有学问，赫瑞修，您去向它问话^②。

柏 纳 多：您说它像不像已逝的国王，看清楚它，赫瑞修！

赫 瑞 修：真像！它令我战栗与惊愕。

柏 纳 多：您要您和它说话。

马 赛 洛：问它事情呀，赫瑞修！

赫 瑞 修：（对鬼魂）你究竟是谁？竟如此猖獗！为何假冒已故陛下的英姿，披先王的战袍出没于此？我倚天之名命你回答！

马 赛 洛：它好像很生气。

① 赫瑞修从黑暗中伸出一只手，因此戏曰为“一部分”。

② 马赛洛与柏纳多均是军人，惟赫瑞修读过书，并是哈姆雷特的同学，因此马赛洛认为只有赫瑞修有资格与鬼魂对话。

柏纳多：看，它溜走了！

赫瑞修：站住！说话呀，说话，我命令你！

[鬼魂出]

马赛洛：它走了，不肯说话。

柏纳多：怎样啦，赫瑞修，您脸色苍白得在发抖，您仍觉得这只是个幻觉吗？

赫瑞修：有老天爷为证，要不是我亲眼目睹，我还不肯相信呢！

马赛洛：您不觉得它很像我们的先王吗？

赫瑞修：就像你自己一般。他身上的盔甲，就是昔日他迎战那野心勃勃的挪威王时所穿的。他蹙眉怒目，就和他当年在冰原上大破波兰雪车军时一样。这太奇怪了。

马赛洛：已经两次了，在夜深人静时，它就全副武装地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
赫瑞修：我真不知该如何去想。不过，据我看来，这可能是我国将有突变的凶兆。

马赛洛：好，那么，请坐下和我说，您若知道的话，为何我国国民们要这般地夜夜警惕凝望，为何我国要每日铸造铜炮，并对外广购军备？为何造船商均被迫毫无休假地终日工作？有何外在之患，需要我国如此地夙夜辛劳苦干？有谁能跟我解释这些？

赫瑞修：我可以，至少相信是如此。我们的先王——他的形象我们刚才见到——曾接受了那目空一切的挪威王福丁布拉斯的单独挑战。在那次决斗中，我们英勇的哈姆雷特王——这是众所周知的——斩杀了福丁布拉斯。依战前所立的合法条约，福丁布拉斯阵亡就应立即放弃所有国土，若是吾王阵亡，我国也将放弃同样的国土。哪知福丁布拉斯的儿子凶猛好斗，在挪威境内到处招兵买马，啸聚了一群不法之徒，此时正在摩拳擦掌，志在光复其父所失之江山。吾料这就是我国要日夜警惕之故。



赫瑞修：站住！鬼魂，你若能出声，请说话！你若有急事我能办到，并能使你安息，请交代。

柏纳多：我想也是。这也解释了为何这酷似先王的幽灵要全身披挂地显现于我们面前，他到底是此事的轴心人物！

赫瑞修：真是不可思议。昔日罗马帝国在凯撒被刺前夕，坟墓均裂，而弃尸多叽喳乱语于街头，并有血红彗星出现于日，月因全蚀而不明于夜。此等种种不祥，乃天地予吾国民国难之先兆也！

[鬼魂再入]

看，它又来了！这回我可要与它说话，虽然它可能置我于死地。

[鬼魂展开双臂]

站住！鬼魂，你若能出声，请说话！你若有急事我能办到，并能使你安息，请交代。你若有方法使我国脱离苦难，请告知；或者你在生前曾埋藏了什么不名之财，令你阴魂不散，也请告知。说话呀，站住！

[此时雄鸡始啼]

拦住它，马赛洛！（鬼魂开始消散）

马赛洛：要不要我用戟去刺它？

赫瑞修：要，要是它不肯留下的话！

柏纳多：它在这儿！（指一方向）

赫瑞修：它在这儿！（指另一方向）

[鬼魂出]

马赛洛：它走了。我们不该这般粗鲁地去冒犯这位酷似先王的幽灵。它轻如空气，捉摸不定。刚才的莽撞只表达了我们的敌意，这徒劳无益。

柏纳多：雄鸡啼前它才启口欲言。

赫瑞修：之后它就像罪人见到拘票般落荒而逃。传闻公鸡是黎明的前号，它以响亮的歌喉，唤醒了白昼之神，并警告所有在水、火、土及空中的游魂们赶快回避。今日所见，更证实了此传说。





马 赛 洛：那幽灵正在雄鸡啼时消散。也传说在圣诞前夕，雄鸡夜不停啼，众鬼神均不敢出游，因此夜晚清明，天无邪星，精灵不闹，女巫乏咒。此乃光华圣洁的时刻！

赫 瑞 修：我也如此听说，并也大致相信。看，黎明之神披着嫣红的衣裳，已踏上了东边的山麓，我们可以散伙了。不过，我认为，我们应该把今夜所见之事告诉小哈姆雷特。我敢打赌，这个鬼魂对我们虽是哑口无言，但是对他会有话说的。你们说，无论是从朋友还是职责的角度出发，是否应该如此去做？

马 赛 洛：咱们就如此去办。我知道我们今早在哪里可碰到他。

[全部人出]

第二场 城堡中的大厅

[号声响起。丹麦王克劳狄斯、王后葛簇特、朝臣傅特曼、孔里尼、波隆尼尔与其子雷尔提及哈姆雷特等人入]

国 王：朕念吾手足先王哈姆雷特崩逝不久，记忆犹新。今举国哀恸，赤心剖见。此乃吾等之本分！但今理智应取代感情，悲伤中也不能忘记本职。故朕决意联亲前嫂为今王后，以共理天下。恰似悲中尚有喜，一目哀戚，一目欢欣。殡葬不乏乐，婚宴亦参哀。朕以为此悲喜两情宜多斟酌而适均之。朕亦未忘众大臣不懈于内，为此美事进尽雅言，寡人感激固不在话下。另一要事诸位已知，小福丁布拉斯一向藐视吾邦，今先王崩殂，福氏以为本国混乱，其志更长，妄自尊大，已屡次传书挑衅，要求我国归还疆土。不谈这人也罢！且来商讨我们的大事，也即今升朝之原由。事今如此：寡人已写信给挪威王，即小福丁布拉斯之叔，要求他限

制侄子的行为，因为他侄子的队伍与辎重全来自他的庶民。怎奈他久病于榻，元气全失，对侄子所为毫无知晓。故寡人今特派傅特曼、孔里尼二人携此函赴挪威予其老王，望其明察。此函详细，其余之事，傅、孔二人无权商洽。望二人多多保重，速早启程。

傅特曼：如此重任，臣等将全力以赴。

孔里尼：

国王：朕无疑。再会。

[傅、孔二人出]

(对雷尔提)现在，雷尔提，有何事情？吾闻你有所求，尚且告知，有理之求，朕决不会令你白费口舌的。凡是你所要求的，雷尔提，有何事我不曾答应过你？汝父与本王就如心首相关，口手相连！你有何求，雷尔提？

雷尔提：陛下，但愿您准许我归返法国。臣乃有幸参加陛下之加冕大典。此事既全，我又想回到法国。还恳求陛下谅解。

国王：汝父波隆尼尔怎么说？你有得其允许否？

波隆尼尔：有的，陛下，经他不断地苦苦哀求后，臣终于勉强答应了他。我也希望您能同样地答允他。

国王：请把握住时光，它是属于你的，你可随意行之。(雷尔提行礼退下。国王转向还在沉思中的哈姆雷特)我的爱侄哈姆雷特，我儿……

哈姆雷特：(私下)虽是血亲，但非同类。^①

国王：你为何还是在乌云笼罩下？

哈姆雷特：此言差矣，我主，我已获得太多太阳了。^②

王后：我的乖儿，快把那乌云甩开。你应以友善的眼光去看你的君主，别再以那沮丧之双目在尘土中找寻你的父亲。你应

① 在此，哈姆雷特强调国王虽是血亲，但实是个截然不同的异类。

② 英文“太阳”与“儿子”同音，在此带讽刺意。



知道,那所有有生之物都有必死之期,由有生转至永眠,此乃世之常情。

哈姆雷特: 是的,此乃常情。

王后: 既然如此,你为何总是一副耿耿于怀的模样?

哈姆雷特: 模样,母后? 不,那因我是如此,我不懂您所说的“模样”。我如墨之披肩,母后呀,或黝黑之孝服,或频频之悲叹,或成渠之眼泪,或沮丧之神情,或任何类似之形态、哀恸之表情,都无法表达我的内心。因为这些的确是模样,人人可伪装的。我内心之有,远超越于表达。那些只不过是悲哀之瓶花、衣裳而已。

国王: 你如此地凭吊汝父,孝道尽之,实可赞可嘉也。但你也应知,汝父也曾失其父,其父更失其父。为子者为尽孝道,是应凭吊一时。但无止境地哀恸,实非男子之情,而乃不虔敬于天之顽为,意志软弱之倾向,也是无耐心,无知识之表现! 既知天意已是无法逃避,那你就应领为常情,何必永挂于心? 哼,这是违天道、违亡者、违自然、违理智的做法。此四者由古迄今,从第一为父到今方死者,都告诉了我们: “为父者将死,此乃必然。”所以,我祈求你埋葬了你这盲目的忧郁,视吾为汝父,也让世人知道你是此王位的下任继承人,而且朕对你之爱也决不欠于一位父亲对其亲子之爱! 至于你欲回卫登堡^①求学之念,寡人是非常反对。我希望你能留于此地,让寡人来关怀照顾你,使你成为寡人的一位要臣、爱侄与孩儿。

王后: 别让你母后的愿望成空,哈姆雷特,我祈求你留在我们的身旁,别回卫登堡去。

哈姆雷特: 我将尽力地去听从您,母后。

① 卫登堡大学,西元 1502 年成立,在此与剧中年代不符合。



国王：我希望你能留于此地，让寡人来关怀照顾你，使你成为寡人的一位要臣、爱侄与孩儿。



国王：好，答得好！你在丹麦时请随意。王后，你来。哈姆雷特这温驯及由衷之答复令吾大悦。今饮酒庆贺前，朕可要放巨炮告知青云，霹雳通霄，与天同庆！来，我们走。

[号声又响，全体出场，仅留哈姆雷特一人]

哈姆雷特：唉，只望血肉之躯能瞬化为甘露，天条亦无禁戒人类自戕！上帝呀，上帝，人间万物我观之已是乏味、枯燥、平淡，也令我心灰意懒。罢了，罢了。就像无人管顾的花园被丛草吞没，此事就如此地发生。才去世两月，不，未及两月，这么一个完美的君主，与其相形之下，就如太阳神比色魔，（点头指向叔父方向）先父对吾母真是怜爱得无微不至，甚至不肯让强风吹拂于她的脸颊。天哪！难道我不记得吗？她也曾依偎在他身旁，仿佛有着无限的爱欲。可是，一月之内。唉，不去想它了！软弱者，你的名字就是女人！短短一月，她跟随先父灵柩时所穿之鞋尚新呢！当时她哭成了个泪人，就像耐有比^①。为何现在她会变得如此呢？老天呀，连一只不知羞耻的禽兽都会哀悼得更久。但她一月之内就下嫁于我叔，也不等那哭红眼眶内之虚假眼泪干涸。他虽是我父亲之胞弟，但是他们俩人迥然不同，就像我比赫酋力士一般^②。唉，太快了，如此敏捷地跃入乱伦^③褥中，这是不对，也将无善果的。我心将碎，故我不能多言。

[赫瑞修、马赛洛及柏纳多入]

赫瑞修：给殿下请安。

哈姆雷特：我很高兴见到你无恙，赫瑞修，我差点儿把你给忘了。

① 耐有比：希腊神话中坦塔罗斯之女，因失其子女而不停地哭泣，后转变成石，可是泪水还是不停地由其中涌出。

② 赫酋力士：希腊神话中之英雄，有无敌之神力。

③ 按中古之教规，夫妻结合，成为一体，故兄死后弟若娶嫂，相当于乱伦。

赫瑞修：是的，我仍是殿下下的忠仆。

哈姆雷特：先生，朋友，我情愿与你交换这个头衔。有何事使你从卫登堡来此，赫瑞修？（见到赫之同伴们）马赛洛？

马赛洛：（敬礼）殿下。

哈姆雷特：我也很高兴见到你。

（对柏纳多）

晚安，先生。

（对赫瑞修）是何事使你从卫登堡来此？

赫瑞修：是我逃学成瘾，殿下。

哈姆雷特：我可不许你的敌人这般地说你，所以，我也不希望听到你这般地说此刺耳之言。我知道你不是个逃学者。不过，你到艾尔西诺有何贵干？我们可要在你离去之前痛饮一番。

赫瑞修：殿下，我是来参加令尊丧礼的。

哈姆雷特：别开玩笑，同学呀，我想你是来参加我母后婚礼的。

赫瑞修：真的，它来得也真快。

哈姆雷特：快，快。赫瑞修，葬礼的冷肉剩馐也被搬上喜宴桌了。我宁可在天堂碰到我的至敌，也不愿意见到这一天，赫瑞修。我的父亲，我觉得我见到了我的父亲。

赫瑞修：（慌张的）在哪里，殿下？

哈姆雷特：在我神智的眼中，赫瑞修。

赫瑞修：我也见过他一次，他是个善良的国王。

哈姆雷特：他是个完美的人，我从此再也不能见到他的面容了。

赫瑞修：殿下，我认为，我昨夜见到了他。

哈姆雷特：见到？谁？

赫瑞修：殿下，先王，您的父亲。

哈姆雷特：先王？我的父亲？

赫瑞修：请别慌，有两位先生在此做证，且让我慢慢向您细述这一奇事。



哈姆雷特：老天！让我听！

赫瑞修：接连两夜，这些先生们，马赛洛与柏纳多，在夜深人静时，他们见到一个从头至足酷似您父亲之武装形象出现，庄严地漫步于他们之前，就近在咫尺。它三番五次地如此出现，把他们吓成一团，目瞪口呆得不知如何是好。他们秘密地告诉了我，我就决定在第三夜和他们一起守望。在那里，就在他们所说的时辰，也正如他们所描述之先王形象，那幽灵就出现了，证实了他们所说之每一句话。我认得您父亲，就像我认得我这双手掌。（展开双手）

哈姆雷特：在哪里？

马赛洛：殿下，就在城墙的守望台上。

哈姆雷特：你有没有与它说话？

赫瑞修：有的，殿下，但是它不肯回答我。有一次我以为它举首欲言，但是当时公鸡正啼，而它马上就消失无踪。

哈姆雷特：这可真怪了。

赫瑞修：我对天发誓，殿下，这些全是真话，而我们有责任把它告诉您。

哈姆雷特：当然，先生们。不过，此事令我困扰。你们今夜是否还值班？

三人：是的，殿下。

哈姆雷特：你们说他有披挂着武装？

三人：有武装，殿下。

哈姆雷特：由首至足？

三人：殿下，由首至足。

哈姆雷特：那么，你见到他的面孔了？

赫瑞修：是的，殿下，他头盔的护面罩是敞开着的。

哈姆雷特：那他的脸色怎样，是愤怒吗？

赫瑞修：他的神情是哀伤甚于愤怒。

哈姆雷特：苍白还是血红？